湖樓筆談

湖樓筆談三

德淸俞樾

五帝紀曰擇其言尤雅者故唐虞二紀悉本尙書高辛以上無稽則略而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不以入史至高帝紀乃有劉媼夢龍白帝化蛇之事葢當時方以爲受命之符不可得而削也世以史公爲好奇過矣

秦本紀曰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生子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按顓頊爲黃帝之孫女脩旣爲顓頊苗裔則去黃帝遠矣況大業又其子乎而少典者黃帝之父也女華爲少典之子則與黃帝兄弟也而謂大業

得娶之乎以五帝紀及秦紀參觀其謬殊甚

申侯言於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中潏以親故歸周保西垂今我復與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要故之言和親其彷諸此乎然申駱重婚而其後申侯卒以犬戎入寇履霜堅冰所由來漸矣

秦本紀周太史儋見獻公曰周故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復合合七十七歲而霸王出周本紀及封禪書並作合十七歲按秦昭王五十一年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走來自歸盡獻其邑自是至始皇元年適十七年

無七十七年也秦紀衍上七字漢書郊祀志誤從之○

春秋之世吳楚稱王然夷狄大國無不稱王者秦本紀

襄公元年以女弟繆嬴爲豐王妻秦甯公三年與亳戰

亳王奔戎皇甫謐曰亳王號湯西夷之國也秦穆公三

十四年戎王使由余於秦厲共公十六年伐大荔取其

王城三十三年伐義渠虜其王孝公元年西斬戎之獂

王然則吳楚之稱王亦沿夷狄之俗耳齊桓不以稱王

責楚其以此乎

文公四十八年太子卒賜謚爲竫公又哀公卒太子夷

公蚤死不得立立夷公子是爲惠公夫太子而爵之以

公非禮也當時諸侯所未有也至唐而高宗謚太子宏為孝敬皇帝元宗謚其兄憲爲讓皇帝德宗謚其兄琮爲奉天皇帝代宗謚其弟倓爲承天皇帝皆非可爲典要也

厲共公二年蜀人來賂五年楚人來賂六年義渠來賂十四年晉人楚人來賂不以聘問禮來而曰來賂先王輕財重禮之意不復存矣春秋所以爲戰國也

晉滅霍滅耿滅魏在獻公十六年爲魯閔公元年晉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並與左氏合而秦本紀乃繫之武公十三年按武公十三年爲魯莊公九年是時曲沃未

并晉晉侯湣二十二年曲沃武公三十一年尙非獻公也

莊襄王三年蒙驁攻魏高都汲拔之徐廣曰汲一作波波縣亦在河內按作表魏景湣王三年秦拔我汲距莊襄王三年已十年矣則蒙驁所拔者波也非汲也

韓魏趙皆故晉國而魏獨以晉稱秦獻公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按趙世家成侯十一年秦攻魏趙救之曲阿卽是年也是所謂晉者魏也孝公二十四年與晉戰鴈門年表在二十三年作與晉戰岸門按魏世家哀王二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走犀首岸門

是所謂晉者亦魏也并有稱魏晉者獻公二十三年與
魏晉戰少梁其曰魏晉猶言殷商也故梁惠王自云晉
國
綱目於赧王五十九年書秦遂入寇王入秦盡獻其地
歸而卒以爲合春秋之書法而不知入秦者非赧王也
西周君也按周考王二年封其弟於河南是爲桓公於
是有西周周君桓公卒威公立威公卒惠公立復封其少
子於鞏以奉王於是有東周君而周天子自在成周至
赧王立自成周遷於王城王城即河南也於是始與西
周君同居及秦昭襄王五十一年西周君背秦與諸侯

約從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自歸於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城此西周君也非赧王也而赧王亦旋卒周本紀所書周君王赧卒是也西周君固無恙而爲秦人遷於憚狐是時無周天子而尚有西周君在憚狐東周君在鞏至秦莊襄元年滅東西周周乃不祀合周秦兩紀觀之周之事迹甚明赧王初無入秦獻地之事綱目所書失之疏矣

秦孝文王立尊唐八子爲唐太后莊襄王立尊夏姬爲夏太后後世人主追尊所生者仿乎此其始本於春秋妾母之稱夫人至漢哀帝時有四太后

秦滅六國以天下爲郡縣而古之建國猶有存者衛是也抑非獨此也莊襄王使呂不韋滅周盡入其國而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至始皇時未聞見奪則周君猶在也秦始皇十八年滅韓二十二年滅魏而韓魏滅亡之後尚有安陵君見於戰國策則安陵君猶存也陳項之亂掃地盡矣乃漢興而滇閩尚楚越之苗裔朝鮮猶故燕之遺民蓋封建之世其國皆歷千載之久根深蔕固非可一旦驟除至漢世大啓諸侯乃如萍梗之漂於江湖儵然而散亦可知古今之異勢矣

秦之先伯翳賜姓嬴其子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一曰若

木實費氏秦則大廉之後也是秦嬴姓鳥俗氏其後周穆王以趙城封造父又爲趙氏太史公於始皇本紀大書之曰姓趙氏不著其爲嬴姓者以見三代以下之卽以氏爲姓也高祖本紀曰姓劉氏孔子世家曰姓孔氏同一書法世乃謂太史公混氏姓爲一果爾則直曰姓某足矣何必曰姓某氏哉

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此乃臨文之宜賈山至言曰堯舜禹湯文武絫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其言雖正而以此罪始皇則過矣書曰欲至於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詩曰文王孫子本支

百世有天下國家者孰不欲其長守弗失傳之無窮哉自古豈有萬歲天子斯言也乃晉人之淸談非可登之詔令

秦有列侯又有倫侯瑯邪臺刻石云列侯武成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倫侯之名止見於此

秦刻碣石門曰墮壞城郭決通川防然則九河故道或者於此時失之邪辯書稱齊桓公塞八流以自廣不足據也

秦宗廟之制略見於二世元年羣臣之議其曰古者天

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毁今始皇爲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賦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以下軼毁所置凡七廟以尊始皇廟爲帝者祖廟按極廟乃始皇二十七年所立亦曰太極廟漢代諸帝身存而豫立廟本乎此古之人君有豫置椑之事無立廟之文是固非禮矣至所言廟數則秦時博士之書具在當必有據漢元成閒毁廟之議起韋元成以爲當存五廟劉歆以爲當存七廟而無有及秦時之議者以其爲亡國之事也乃後儒於鄭王之異同亦未嘗以此折之何

邪東坡論南北郊引王莽事曰議禮當問其是非而不可以人廢

秦廢封建身爲天子而子弟爲匹夫故趙高稱始皇帝二十餘子今見於史者扶蘇胡亥公子將閭公子高而已李斯傳注引辨士隱姓名與章邯書曰李斯爲秦王死廢十七兄而立今上則胡亥乃始皇十八子也而史稱胡亥爲少子趙高亦曰諸公子盡帝兄則當始皇時諸子已未必皆在矣繼以二世之屠戮遂無遺種楚靈王有言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至王子嬰本紀以爲始皇之孫李斯傳以爲始皇之弟益不可考而徐廣

又以爲始皇之弟子未知何據

阿房宮作於始皇三十五年而未成始皇崩即以作阿房之人復土酈山至二世元年酈山事畢乃復作之年表書十二月就阿房宮然二世二年李斯馮去疾馮劫尚有且止阿房作者之請是阿房宮尚未成始皇自居咸陽宮未得一日居阿房宮也唐杜牧之賦乃夸言而非實

始皇生十三年而立爲秦王三十七年而崩故徐廣曰年五十秦本紀云始皇五十一年而崩誤也又本紀二十六年事年表爲二十七年本紀二十七年事年表爲

二十八年紀與表有一年之差

始皇紀二世三年沛公已屠武關使人私於趙高按高帝紀遣魏人甯昌使秦然則望夷之事高固要計於沛公也高本趙之疏屬索隱謂高痛其國爲秦所滅誓欲報讎卒殺秦子孫而亡其天下未爲無據使子嬰不殺趙高高祖入關必有所以處之矣東坡始皇論可爲人主以刑餘爲閹召之戒而非所以論高也然考蒙恬傳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賤則索隱謂高本趙公子自宮以進者亦未必然耳

項羽本紀於立楚懷王之後始曰項梁自號爲武信君

高祖本紀亦云立楚後懷王孫心爲楚王項梁號爲武信君月表於二世元年九月項梁初起卽曰號武信君非也

會稽守通謂項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卽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據漢書則此數言皆項梁謂會稽守語也守歎曰聞夫子楚將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楚云云與史記不同班固必別有所據

平時有忘軀犯顏之士臨難有徇義守死之臣秦之盛也稱其德則賢於堯舜頌其功則過於湯武及其亡也

委而去之矣然則蘇角王離涉閒泗川守陳留令此數人者君子不猶有取哉夫罪秦可也罪秦而罪及爲秦死者不可也讀史者當表而出之以爲忠義勸

鉅鹿之戰功不細矣沛公得入關羽之力也微項羽則趙旦夕破而章邯以勝軍還救秦沛公十萬之衆可坐縛矣夫南陽守在宛張良猶危之況章邯之兵乎故曰沛公得入關羽之力也

蒲將軍見項羽紀剛武侯見高帝紀而不詳其姓名高起亦見高帝紀而不著其官爵史之失傳者多矣文帝紀封趙丞相嘉爲江陵侯徐廣曰姓蘇年表作江陽侯

則易其封徐廣注曰蘇一作藉則變其姓漢書年表亦作江陽侯而蘇嘉又作蘇息則譌其名噫舄九寫而爲烏虎三寫而爲帝吾安所取信哉又景帝紀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爲武陵侯功臣表係作嘉武陵作武陽此必有一誤徐廣疑其人有二名非也漢書景帝紀從史記帝紀作係功臣表從史記侯表作嘉各因舊文不加考覈至蕭何傳亦作嘉則但檢侯表未尋帝紀也乃歎古人讀書亦多疎略無怪後人之鹵莽滅裂矣

漢書於漢王卽皇帝位之後卽曰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媪曰昭靈夫人史記無之按六年始

尊太公爲太上皇何高帝之先母而後父乎若后與太子俱尊而尊不及父益非人情矣葢史失其年故總紀於即位之下非必是年所舉行也漢初草創非有前典未必能如後代帝王一登天位尊崇之典秩然俱舉史記不書非疎略也

立淮南王英布月表在四年七月太公呂后歸自楚在九月高紀先叙太公呂后之歸而以立淮南王爲在會垓下之後韓信徙封楚王月表在五年正月漢王即皇帝位在五年二月高紀稱即皇帝位於氾水之陽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爲楚王二王之立

紀表不同以本傳核之則皆本紀誤也

高帝紀七年更命酈邑曰新豐是時太上皇已崩矣漢書地理志新豐秦曰驪邑高祖七年置應劭曰太上皇思東歸於是改築城市街里以象豐徙豐民以實之故號新豐此三輔舊事西京雜記諸小說家所載耳非其實也

高帝紀皇甫謐曰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漢十二年年六十三按秦昭王終五十六年高帝始六歲孝文一年莊襄三年得十歲始皇三十七年二世三年得五十歲加高帝十二年得六十二歲而皇甫謐乃云六十三

者蓋從本紀以莊襄王爲四年也按始皇本紀始皇生於昭王四十八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據此則昭王五十六年始皇九歲加孝文王一年莊襄王三年適十三歲然則莊襄王安得有四年也本紀以莊襄王爲四年恐誤而皇甫之說亦爲不考矣

孝惠帝紀皇甫謐謂以秦始皇三十七年生崩時年二十二臣瓚以爲帝年十七即位七年壽二十四二說不同以愚考之惠帝之崩年二十三夫謐以帝爲生於始皇三十七年加二世皇帝三年高帝十二年得十六歲加惠帝七年非二十三歲乎是皇甫謐謂生於始皇三

十七年者不誤特所謂二十二者誤耳夫瓚以爲帝年十七卽位是元年十七歲至七年非二十三歲乎是臣瓚謂年十七卽位者不誤特所謂二十四者誤耳

高后紀呂祿軍北軍呂產居南軍按高祖八年蕭何營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師古曰未央殿雖南嚮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皆在焉是則以北闕爲正門西南兩面無門闕矣以是考之北軍在北闕外南軍在未央宮之南自南軍入未央宮仍須由北闕故太尉之謀在先得北軍北軍既得而南軍孤懸於外無能爲矣

秦廢謚法而以二世三世爲紀雖不師古而猶近質較殷人之以十干爲號似爲勝之死而有謚周道也夏殷本無謚自周而興之自秦而廢之亦未足爲秦罪也漢興諸事皆因秦舊而獨復謚法然高祖紀云上尊號爲高皇帝文帝紀云上尊號曰孝文皇帝謂之尊號而不曰謚蓋亦避秦人臣子議君父之嫌也

文帝紀祁茲侯徐廣曰表作松滋侯徐名悍按惠景閒侯者年表松茲侯徐厲非悍也文帝遺詔厲以悍爲將屯將軍悍不書姓而徐廣注以爲姓徐未知所據

景帝紀七年立膠東王太后爲皇后夫婦人從夫夫在

而從其子之稱非名也漢書作立皇后王氏爲得其正此當以漢書爲長中元年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孫平爲繩侯故御史大夫周昌子左車爲安陽侯其文甚明漢書作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周昌孫子爲列侯師古曰封苛之孫及昌之子也苛昌從昆弟也故總言之然非法不明矣此當以史記爲長

史記自文帝後元年至後七年每年書後景帝中元年至中六年每年書中後元年至後三年每年書後漢書但書後元年中元年而已是史記之密而漢書之疎也然如後世有年號者亦將每年冠以年號乎太史公武

帝本紀不傳不知其書法又何如也

褚先生取封禪書作武帝本紀然亦有小異者如食臣棗大如瓜作食巨棗漢書郊祀志亦然恐史公原文本是巨字傳寫者誤也至紀與書異而勝於書者如書云天子識其手書紀云天子疑之有識其手書問之人果爲書此當以紀爲長蓋牛腹中書必文成使人爲之非所自爲也書云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紀云神君最貴者大夫拔神君乃巫之神以巫爲主人居帷幄中與人言即所謂上郡有巫病而鬼神降之者也太一乃天神之最貴者漢祀太一有三一其一則天

子三年親郊祠如雍郊之禮其一則亳人薄誘忌所奏祠以歲時致禮謂之薄忌太一是二者均與神君無涉也太一之佐曰五帝亦非大禁司命之屬也然則此太一當作大夫蓋巫神之貴者曰大夫耳秦漢時民俗相稱尊之則曰大夫若蕭何稱沛中吏是也巫覡鄙俚亦沿此稱非謂太一也亦當以紀爲長

史公作夏商周本紀又作三代世表而紀與表亦有不同者夏本紀帝宁世表作帝予周本紀恭王翳扈懿王艱世表翳作伊艱作堅孝王辟方世表無辟字太史公並存之而不易此可見其網羅放失之意矣是故魏世

家文侯都年表作文侯斯楚世家哀王猶年表作哀王郝若斯之類非不能改也所以廣異聞也

夏本紀云帝孔甲立天降龍二與左氏所載蔡墨之言合世表乃云孔甲淫亂不好德二龍去封禪書亦云孔甲淫德好神二龍去之按後漢書班固傳注引括地圖云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豈龍固以禹時來至孔甲時乃去邪太史公時左氏春秋傳未行然史公固見其書史記亦採其說十二年表序云魯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記成左氏春秋陳世家甲戌己丑陳桓公鮑卒以爲國亂再訃即左氏之說也史通申左篇乃云

秦漢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經雜史百家諸子其言河
漢無所遵憑當晉景行霸公室方强而有程嬰杵臼之
事然史公載此等事亦以廣異聞非不見左傳也孔甲
二龍事本紀與書表不同亦此意矣近人有謂太史公
時左傳未行無由據以筆之書何其疏邪
天官書云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也
戊己中州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恆山以北按甲
乙主東方天地左海而中國之地東至於海而止故甲
乙在海外也云四海之外概言之耳漢書止作海外
天官書五殘星去地可六丈大徐廣謂大字一作六此

亦誤也據漢書大宇之下何有而黃兩字文義方明史記奪之耳

天官書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在斗魁中貴人之牢按文昌六星非牢也在斗魁中者何星邪孟康注以爲天理四星及考漢書天文志文昌六星無司中五曰司祿六曰司災在魁中貴人之牢乃知所謂貴人之牢卽文昌六星中司災也注史記者當據漢書以正其誤而不必佗引也若漢書五行志引星傳曰魁者貴人之牢則以牢在魁中故云耳非謂魁卽牢也

昌黎曰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按天官書氣來卑而循車通者注車通車轍也避漢武諱故曰通周密齊東野語據此以糾韓文之失愚考漢書天文志作循車道然則史記車通當亦車道之誤注承其誤而妄爲之說不足據也

太史公於張儀傳曰三晉多權變之士言縱橫強秦大抵皆三晉之人晉文公譎而不正豈其遺風邪齊自太公以陰謀佐周金匱之書陰符之經皆託於太公是以秦漢間方士多出燕齊漢武帝時齊人言神怪奇方者以萬計所從來遠矣惟魯當楚漢傾側擾攘之中絃歌

不暇其風俗固殊為周公之政孔子之教不可及已古稱淫祀無福是以不在祀典文仲嘗議請改祀命武子見美春秋之世尚知淫祀之非也至後世人鬼禨祥祭祀無制齊有天主地主兵主之祀楚有東皇太一雲中君之歌而秦尤甚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逑之屬皆莫知所自始國將亡聽於神不其然乎然猶上所崇奉也秦有天下郡縣遠方之民得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而淫祀徧天下矣越二百餘年而釋氏遂入中國有開必先豈非秦人為之嚆矢也哉

秦滅周而所奉有周天子之祠漢滅秦而所奉有秦二

世皇帝之祠然特巫覡之見耳非古者祭因國之義

秦取九鼎箸於周本紀九鼎入秦箸於秦本紀史公之辭固甚明也始皇二十六年使人沒泗水求周鼎鼎不言九非禹鼎也禹鼎自在秦而後世不見者燬於咸陽三月之火矣封禪書云周之九鼎入於秦又云或曰宋大丘社亡而鼎沒於泗水彭城下乃方士新垣平輩之妄說也夫周鼎自在雒邑何緣而入泗水乎宋之社亡又與周鼎何預乎且年表載宋太丘社亡於周顯王之三十三年則秦惠文王之二年也後此二十年爲惠文王之後九年張儀欲伐韓尚有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

必出之言安得已亡於周顯王之三十三年也即如漢書郊祀志之說謂社亡於顯王四十二年至惠文王後九年亦十有二年矣漢郊祀志又曰周德衰鼎遷於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伏而不見尤爲無據當秦之世豈復有宋哉故知九鼎入秦史公之實錄九鼎沒泗方士之空談秦所求泗水之鼎漢所出汾陰之鼎均非禹鼎也

齊田氏在春秋始終以陳氏稱而史公謂敬仲奔齊即改姓田氏者古田陳同聲也然春秋時自稱陳戰國時自稱田恐史公據後以改前非其實也陳之變爲田當

必有說年表齊平公驁元年云齊自是稱田氏按平公時雖政在大夫而變君之姓以從臣恐無其事或者陳氏於是年始改稱田氏而史公誤爲此說耳考世家平公卽位田常相之割齊安平以東爲田氏封邑是乃田氏有齊之始變陳爲田當在此時也

魯亡於頃公齊亡於康公晉亡於靜公國亡矣其君何以有謚也鄭君乙世家無謚而年表曰鄭康公則亦有謚也宋王偃史記無謚而呂氏春秋作宋康王荀子作宋獻王則亦有謚也楊倞注荀子曰國滅之後其臣子各私爲謚然則魯鄭諸君之有謚或亦其臣子所爲猶

金主守緒之謚承麟謚之曰哀宗其遺臣私爲之謚則或曰閔宗或曰義宗也若齊康公晉靜公則或曰齊三晉之所爲猶魏謚山陽公爲獻皇帝晉謚陳留公爲元皇帝也

燕昭王築宮求士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然此三人中惟樂毅乃真士也鄒衍雖能著書無益人國劇辛反覆小人卒爲龐煖所殺然則燕昭之駿半亦葉公之龍耳其後太子丹養士二十人荊軻之外無聞焉養士豈易言哉

春秋昭公十三年蔡侯廬歸於蔡陳侯吳歸於陳楚平

王立而後得復封也史記十二國年表於魯昭九年已
書陳惠公吳元年魯昭十二年已書蔡侯廬元年至昭
十三年蔡則二年陳則五年矣按陳世家楚平王求故
陳悼太子之子吳立為陳侯是為惠公惠公立探續哀
公卒時年而為元空籍五歲矣是惠公不以即位之年
為元而以哀公卒之明年為元年蔡亦必如是史公所
書本其國史之原文也意古者亡國復封斷然乃國不
可一日無君之義也

宋萬立公子游為君是公子游乃賊黨也左傳書殺子
游於師蓋不以為君史公易殺為弒稱之曰新君游此

必本宋國史記之元文噫非南董之筆矣此宋之文所
以不足徵也

趙世家云晉定公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此簡
子不成禮於其君猶曾悼公之喪孟敬子曰我則食食
也史公所載自有所本顧亭林日知錄乃謂即左傳降
於喪食之事史公誤解而爲此文然其下又云趙襄子
元年越圍吳襄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吳王則史公原未
嘗誤解左傳也

年表魏文侯二十五年太子罃生據世家則罃乃文侯
子擊之子而謂之太子是太子之子亦稱太子也其亦

稱太子者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人本乎父不得舍其父而本乎祖也秦本紀文公太子卒賜謚爲竫公竫公之長子爲太子夫竫公之長子文公之孫也然曰太子者父雖亡猶繫之父也後世不達此義於是乎有皇太孫之名

魏世家哀王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走犀首岸門年表哀王五年秦拔我曲沃歸其人走犀首岸門而秦本紀云惠文王後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敗韓岸門其將犀首走夫犀首即公孫衍魏人也而以爲韓將是本紀之誤也世家年表並言取曲沃而本紀獨言

取焦考魏世家及年表魏襄王十三年秦取我曲沃則曲沃入秦久矣何於哀王五年又云取曲沃乎是又世家年表之誤也

太史公曰楚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句踐興拔楚之滅杞在周定王之二十四年而周敬王時句踐已卽位元王時句踐已滅吳矣越世家言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爲伯是句踐之霸在楚滅杞之前太史公乃謂杞滅而後句踐興誤也

戰國策聶政刺韓傀兼中烈侯按韓世家烈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烈侯十三年卒子文侯立文侯卒子哀

侯立哀侯六年韓嚴弑其君是哀侯見弑而烈侯不見弑國策云兼中烈侯豈未中要害故不死邪考刺客傳又以聶政事爲在哀侯時夫哀侯固見弑者也且聶政之刺嚴仲子使之或即世家所書韓嚴乎然則戰國策紀載自得當時之實特誤以哀侯爲烈侯耳

秦本紀孝公十二年幷諸小鄉聚爲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六國表孝公十二年初取小邑爲三十一縣其數不同按商君傳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疑本紀四字誤也古三四字多積畫往往致誤

穰侯傳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按六國表秦昭

王十二年穰侯魏冉爲丞相十五年魏冉免二十六年魏冉復爲丞相據此則當云相秦四歲而免免十一年而復相也疑本傳誤

屈原傳敘事之中間以議論論者以爲變體愚讀趙世家云以至父子俱死爲天下笑豈不悲乎魏世家云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皆於敘事中入議論與屈原傳同古人之文無成法也

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食一城自是田和列爲諸侯稱元年然年表仍大書康公之年其間太公和二年桓公

午六年皆不書也至二十六年康公卒齊無君矣然後書齊威王元年是亦史公與滅繼絕之義也後之作史者不達此義乃有當漢帝在位魏丕受禪而大書黃初元年者

趙良曰孔丘有言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良本秦人乃能稱述閭里緒言蔡澤亦云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國有道則仕無道則隱知戰國之世已家有孔氏之書矣

歐陽公曰始爲朋黨之說者誰歟愚按蘇秦說趙肅侯曰屏流言之跡塞朋黨之門張儀說齊湣王曰夫從人

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蓋朋黨之名起於戰國冞起相楚禁朋黨以屬百姓其後從人横人假此名以互相傾軋至西漢時弘恭石顯之徒以蕭望之劉更生等爲朋黨自漢唐以下迨於有明紛紛者無非戰國之餘禍也

古未有以所居爲號者幼名冠字死則以諡仲尼不稱闕里子輿不號武城樗里子傳樗里子疾室在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蘇秦傳鬼谷先生注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蓋是其人所居因爲號蓋以所居爲號始見於此濂溪伊川乃襲此稱後之道學

先王遂無不以是爲號夫亦習而不察也
太史公六國年表序曰秦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獨有秦紀其文略不具然則古之史皆名史記十二年表序云魯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記成左氏春秋是孔子所修亦名史記也太史公本秦紀以成書名曰史記葢因乎古也又大宛傳贊云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備世家云予讀世家言近世趙耘菽氏箸陔餘叢考據此謂本紀世家其名皆有所本獨傳之名創自史公愚按平原君傳徐廣注引魏公子傳曰趙惠文王弟然則傳之名亦有所本矣

史公叙秦以前事皆本其國史之文盖戰國時史職未廢觀秦趙澠池之會可見雖經秦火亦頗有存者燕世家稱今王喜此即其國史之文也至秦漢以後網羅放失爲力尤勤刺客傳賛云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樊酈滕灌列傳賛云余與他廣通爲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酈生陸賈列傳賛曰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此其勤與懷鉛提槧者等而方言第一時之空談史記乃千古之實錄

又末可同日語也

黄歇曰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棊是也

蔡澤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
趙高曰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皆黃老
之說蓋自河上丈人傳安期生安期生三傳而至樂巨
公樂巨公傳蓋公爲曹參師而田叔亦學黃老於樂毅
公戰國楚漢之際相傳不絶漢初崇尚黃老其來有自
矣
虞卿無名荆軻無姓虞卿說趙孝成王再見爲趙上卿
故號虞卿是其名不傳也荆軻其先齊人徙於衛衛人
謂之慶卿之燕燕人謂之荆卿是其姓不傳也
高祖紀其以沛爲朕湯沐邑注引風俗通義曰漢舊法

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後以爲常按此說非也始皇本紀其議帝號李斯傳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則秦詔令已用其字矣其乃古語左傳成公十三年其承甯諸侯以退昭公三十二年其委之伯父春秋時語已如此又按盤庚曰其惟致告金縢曰其新迎則三代之書亦有之矣

蒯成侯周緤傳賜殺人不死後世鐵券之賜其仿於此乎

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王相容齋續筆據漢書公卿表謂釋之未嘗以廷尉事景帝愚按此論似密而實

疎蓋史公於傳首即云張廷尉釋之傳中一則曰張廷尉再則曰張廷尉然則所謂張廷尉事景帝歲餘乃仍其故稱耳非謂以廷尉事景帝也

高祖功臣侯年表序云罔亦少密焉今觀年表所載有以謀反國除者斯固法所宜爾也他如武昌侯德坐傷人二旬內死棄市國除猶曰重民命也又如蓼侯臧坐爲太常南陵橋壞國除廣阿侯越坐爲太常酒酸國除猶曰嚴祀事也即如曲城侯泉桑坐知民不用赤仄錢爲賦國除樂成侯義坐言五利侯不道國除猶曰撓時禁也乃至芒侯申坐尙南宮公主不敬國除矣祈侯它

坐從射擅罷國除矣絳陽侯祿甯侯指坐出畍國除矣武原侯不害坐葬過律國除矣高苑侯信坐出入屬車間國除矣安丘侯指坐入上林謀盜鹿國除矣噫祖父累百戰之功而得國子孫負一朝之過而失侯遂使降將無反顧之心功臣有自危之意亦豈長有天下之道哉

酷吏周陽由傳云與汲黯俱為忮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夫以汲直之守正而謂與由同為忮固失梟鸞之辨而班固作漢書乃刪去與俱二字直云汲黯為忮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

同車未嘗敢均茵馮則以汲長孺爲畏周陽由矣夫於衛青且揖之而於周陽由乃不敢均茵馮乎呂成公所以譏班固之陋也王伯厚乃謂班史本史記誤矣

殷本紀武乙無道爲革囊盛血而仰射之名曰射天宋世家宋偃王盛血以革囊懸而射之名曰射天龜策傳紂殺人六畜以革爲囊盛其血與人縣而射之與天帝爭彊三君所爲如出一轍何哉子貢不云乎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

太史公自叙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漢書司馬遷傳誤以奔秦爲奔魏師古曰魏國在獻公時已

滅爲邑封畢萬矣既非别國不得言奔未詳遷之所說

小顏此注蓋未考史公元文也

紀事之體本於尚書故太史公作自序一篇云爲某事作某本紀某表某書某世家某列傳猶尚書之有序也古人之文其體裁必有所自非漢以後之人所識也

褚先生補史記張晏已譏其鄙俚然其人亦未易輕者漢書儒林傳褚少孫與張幼君唐長賓並受詩於王吉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是固有功於經學者矣元成間王氏鄉盛少孫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於陽平侯王稚君云初元以來方盛貴用事游宦求官於京師者

多得其力未聞其有知略廣宣於國家也此可見少孫
雖與同時而不屑依附乃真不辱其所傳者以視樓君
卿谷子雲之徒猶腐鼠也論者以旗亭之論謂其附霍
大將軍究矣

湖樓筆談三

第一樓叢書之九

湖樓筆談四

德清俞樾

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謂孝與廉各一人非郡國各一人也蓋漢制有以孝舉者有以廉舉者故元朔元年有司議曰不舉孝當以不敬論不察廉當免是孝重於廉也馮唐傳唐以孝著爲中郎署長乃專以孝舉之證淳于長夏承碑察孝不行孔廟置卒史碑乙君察舉守宅除吏孔子十九世孫麟廉竝其證

武帝登中嶽太室聞若有言萬歲此人所習知也漢書武帝紀天漢三年登之罘浮大海山稱萬歲此又一事

人罕知者夏侯勝傳載宣帝詔議立武帝廟樂但云世稱萬歲不言其爲何山也

除訞言令見高后紀而文帝紀又有誹謗訞言勿聽治之詔罷三服官見元帝紀而哀帝紀又有齊三服官皆止無作輸之詔豈除而不盡邪抑罷而復設邪積重難返豈不信夫

後漢書徐璆傳注引衞宏曰秦以前以金玉銀爲方寸璽秦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羣下莫敢用按此說非也漢書百官表云諸侯王金璽盭綬師古注引漢舊儀云諸侯王黃金璽橐佗鈕文曰某王之璽然則漢諸侯

王國得稱璽故賜匈奴單于印亦稱璽比之於諸侯王
也
食貨志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非赤仄不得
行此事武帝本紀不書不知其爲何年然云是歲張湯
死則是元鼎二年也其上乃云自鑄白銀五銖錢後五
歲按鑄白銀在元狩四年鑄五銖錢在元狩五年以是
考之則鑄赤仄又當在後矣愚按功臣侯表曲成侯皇
柔元鼎二年坐爲汝南太守知民不用赤側錢爲賦爲
鬼薪則知赤仄之鑄在元鼎二年又鄲侯仲居元鼎三
年坐爲太常收赤仄錢不收完爲城旦則知赤仄錢至

元鼎三年已廢不行食貨志所云鑄白銀五銖錢後五歲乃沿史記之誤而未及正也

百官表相國丞相皆秦官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似相國丞相乃通稱耳然觀史記呂不韋傳莊襄王以爲丞相太子政立尊爲相國蕭相國世家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曹參世家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爲齊丞相周勃世家從高帝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是相國丞相非一官而相國更尊於丞相也百官志但沿後世所通稱者爲說而未溯其初耳

史記高帝紀韓信說漢王曰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日夜跂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甯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鄕爭權天下此數語亦見韓王信傳而淮陰侯傳初無是言也故徐廣注其下曰韓王信非淮陰侯信其辭甚明至班固作漢書誤以韓信爲淮陰侯因攙入蕭何追信事而以此數語屬之淮陰侯矣然於韓王信傳仍從史記載此數語師古遂疑之曰高紀及韓彭英盧列傳皆稱斯說是楚王韓信之辭蓋不知班史高紀之誤而反疑此傳所載史記之原文遂

成千古之誤又班固於高紀則誤而韓彭英盧列傳亦止載史記原文未嘗增韓王信語也師古云云抑又誤矣

史記高祖十年大書春夏無事漢書乃有夏五月太上皇后崩之文如淳晉灼並以爲無此事而史記項羽本紀云羽取漢王父母妻子又云歸漢王父母妻子則高祖又似有母李奇以太上皇后爲高帝後母證以楚元王交爲高祖同父弟則李奇之說容或有據但高祖之母止追尊爲夫人呂后時始尊爲后而後母乃先有皇后之稱乎殆不然矣按荀悅漢紀夏五月太上皇崩秋

七月太上皇葬萬年則知班史於五月衍一后字於七月衍一崩字遂成此誤耳若陸士衡漢高祖功臣贊侯公伏軾皇媼來歸此乃謂太公與呂后猶鄒陽上吳王書所云惠后惠者惠帝后者呂后也古人不以爲嫌也以爲太上皇后之謚恐未足據

孝景紀後二年詔曰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注家皆以或詐僞爲吏絕句張晏曰以詐僞人爲吏也臣瓚曰律所謂矯枉以爲吏者也師古曰二說竝非也直謂詐自稱吏耳按下文但曰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

官職秏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初不言詐自稱吏者宜如何禁絶則師古說非也本文葢有衍字當作或詐僞吏以貨賂爲市因僞下誤衍爲字乃於吏下又沾吏字以就文勢耳武紀元狩六年詔曰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撟虔吏因乘勢以侵蒸庶邪此云詐僞吏彼云撟虔吏義正一律韋昭曰凡稱詐爲矯强取爲虔然則詐僞之與撟虔二者同科

孝哀紀建平元年詔曰其與大司馬列侯將軍中二千石州牧守相舉孝弟惇厚能直言通政事延於側陋可親民者各一人延乃迮字之誤迮古起字惟其起於側

陋故能周知民間疾苦可使親民也廷字書傳罕見因誤作延師古注曰雖在側陋可延致而任者則所見本已誤故曲爲之說而於文勢未合王氏念孫讀書襍志因欲移此四字於州牧守相之下以就文勢義亦未安皆由不知延爲廷之誤字也

刑法志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鞫繫者頌繫之按八歲以下本作七歲以下孝平紀元始三年詔曰男子年八十以上七歲以下家非坐不道詔所名捕它皆無得繫是其證也禮記曲禮篇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辠不加刑焉此正漢制

所本今作八歲以下蒞涉上句八十而誤下文又述成
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鬭殺人及犯殊死者
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以為合於三赦之法然則漢制
皆以七歲為斷益明矣
蕭何傳子祿甍高后封何夫人同為酇侯小子延為筑
陽侯至孝文元年罷同更封延為酇侯愚按史記蕭何
世家孝惠二年相國何卒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
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酇侯史記原文止如此未嘗有封
何夫人之事也又考史記功臣侯表惠帝三年哀侯祿
元年高后二年懿侯同元年同祿弟孝文元年同有罪

封何小子延元年然則同乃祿之弟史記侯表甚明而漢書乃以爲何之夫人此是班固別有所據然史公生西京時終當以史記爲正

地理志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是道之名漢已有之百官表云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是漢之道乃以轄蠻夷之地故惟零陵廣漢越巂武都隴西天水諸郡有之又紀傳中屢稱縣道是道卑於縣也自唐分天下爲十五道而道之名始尊矣

漢分天下爲十三部故有部刺史之名所謂部者若唐

之言道宋之言路元之言行省也楊惲傳其豪富郎日
出游戲或行錢得善部師古曰郎官之職各有主部此
則後世六部之名所由始矣
古今人表張宴已譏其紛錯然所指摘亦未盡也夫其
所列爲上上者自伏羲神農以至周公孔子十數人耳
乃周公之後孔子之前數百年中獨列一弗父何弗父
何固賢矣恐未足以與於此也鯀之妃女志有㜈氏湯
之妃亦有㜈氏此二有㜈氏者於經傳初不見其美惡
乃一則以鯀之故而置之第八一則以湯之故而置之
第二是謂附驥尾而彰入鮑肆而臭非表也桀紂之罪

宜亦同科而桀與末嬉第八紂與妲己第九坐跖蹻而謀貪廉盡媸蹠而評妍醜罔何據也周王子猛衛世子共伯不幸短命未聞其罪而列下下此何爲者且表列九等而復標聖人仁人智人之名如齊召忽宋仇牧晉荀息之徒吾未見其爲知也文王太姒則曰仁人武王邑姜則曰知人孔氏之徒亦爲區別顏閔爲仁游夏爲知若斯之類咸所未喻學者但以資多識可耳其所品題固弗論也

顏氏家訓云漢書禮樂志給大官挏馬酒李奇注以馬乳爲酒撞挏乃成有一後進以爲種桐時大官釀馬酒

乃孰其孤陋遂至於此按顏氏但辨挏之非桐而未及此句之義也是時哀帝詔罷樂府官故孔光何武議云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大官挏馬酒其七十人可罷蓋百四十二人中能造其七十人餘者給大官使挏撞馬酒即詔書所謂別屬他官也若以挏為桐是直謂以桐馬酒給此七十二人矣句讀之不知而欲言史學哉顏氏當日未知以此曉之否

周子南君姬嘉殷紹嘉侯孔何齊褒魯節侯公子寬褒成侯孔均此皆以先聖之後封者而列之外戚恩澤侯表殊失其倫此當與高帝十年所封樂毅之後華成君

並爲一表也

食貨志孝文五年使民放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以雜鉛鐵爲他巧者其罪黥然則漢之錢有以錫鑄者矣武帝時造銀錫白金如淳曰雜鑄銀錫爲白金是錫在漢時固充國用自唐以下天下常患乎無銅於是有禁銅於民間者有市銅於外夷者而莫議及錫何也

周官所載官數但曰人而已如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是也然廋人職曰正校人員選則員之名亦古矣漢百官志始有吏員之名乃漢時不獨吏稱員功臣

侯表東茅侯告坐事國人過員免師古曰事謂役使員數也此民之以員稱也禮樂志琴工員五人柱工員二人繩絃工員六人鎛工磬工簫工員各一人此工之以員稱也翼奉傳諸侯王國與其後宮宜爲設員此後宮之以員稱也蓋有定數皆曰員故博士弟子亦稱員

天文志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左將右右將是牽牛河鼓非一星丹元子步天歌所謂牛上直建三河鼓鼓上三星號織女是也爾雅何鼓謂之牽牛此古人考之不審耳後人承爾雅之誤而又誤其聲爲黃姑於是古詩有黃姑織女時相見之語又誤以黃

姑爲織女於是李後主有迢迢牽牛星粲粲黃姑女之詩轉展相沿失之彌遠

元延元年四月丁酉有流星頭大如缶長十餘丈從日下東南去四面或大如盂或如雞子燿燿如雨下愚因此思春秋所書星隕如雨當亦此類不必讀如爲而以合左氏之說

古者每易一官必鑄一印授之故朱買臣拜會稽太守未至郡而已懷會稽太守章至宋孔琳之始建議除之見南史然以漢書考之亦不盡然周昌傳帝持御史大夫印弄之熟視堯曰無以易堯遂拜堯爲御史大夫此

印非郎周昌之印乎又地理志汝南郡愼陽注師古曰愼字本作滇闞駰云永平五年失印更刻遂誤以水爲心此亦可見漢世之制非易官必易印也

地理志有平的縣師古曰的音丁歷反其字從白據此則漢世本有的字近人或因說文有旳無的而欲改周易之的顙中庸之旳然盡作旳字則好古而泥者也

韓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師古曰此黃石公三略之言然則淮陰此言其聞諸留侯者乎所謂人者或卽留侯也范少伯之去以書招文種留侯之於淮陰當亦不能無言也惜兩人均不能用耳

蕭何傳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秦雖任法而其取吏乃如此酷吏趙禹傳亞夫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漢初議論猶然至武帝時吏益務爲嚴峻如禹者又號爲平吾是以知武宣之間其吏治不減於暴秦世之訾秦者未見及此也

楚漢之際受封者虛建名號而不必實有其地如曹參之爲建成君灌嬰之爲昌文君樊噲之爲賢成君傅寬之爲共德君皆師古所謂楚漢之際權設寵榮或得邑地或受空爵是也若靳歙封臨平君按地理志鉅鹿郡有臨平縣則實有封邑矣而史漢均無注豈誤以爲虛

封邪

張釋之傳上居外臨廁師古曰廁岸之邊側也汲長孺傳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孟康曰廁牀邊側也疑古文叚廁爲側所謂踞廁者坐不正耳師古於張釋之傳訓廁爲邊側而於汲長孺傳必從如淳之說以廁爲溷竊謂武帝雖倨亦何至於溷上見大臣哉史記呂后本紀戚夫人手足使居廁中漢書外戚傳云使居鞠域中師古曰鞠域如蹋鞠之域謂窟室也然則史公所謂廁中者亦未必爲溷中也

初學記引漢官云秦漢秩有中二千石眞二千石二千

石比二千石凡四等比二千石月得粟百石二千石月得粟百二十石眞二千石月得粟百五十石中二千石月得粟百八十石而漢書百官公卿表但有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而無眞二千石後漢書百官志亦然愚按汲長孺傳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眞二千石朱博傳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眞二千石外戚傳婕妤視中二千石傛華視眞二千石美人視二千石則漢制自有眞二千石初學記所引可補史之闕

藝文志曲臺后蒼記九篇晉灼曰天子射宮也愚按曲

臺有二一鄒陽上吳王書曰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曰秦皇帝所治之處若漢之未央宮此一曲臺也翼奉傳孝文皇帝時未央無高門武臺麒麟鳳皇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宣室溫室承明耳此又一曲臺也蓋漢之曲臺在未央宮中三輔黃圖所謂未央宮東有曲臺殿長門賦所謂覽曲臺之央央也秦之曲臺別在一處枚乘上吳王書游曲臺臨上路張晏注曲臺長安臺臨道上王尊傳正月中行幸曲臺當即此也使即未央宮之曲臺不得言行幸矣后蒼爲記亦必在此蓋即秦之故宮而習射故以爲天子射宮也

賈生弔屈原文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師古曰植立也音值愚按師古之音非也論語植其杖而芸漢石經作置其杖而芸是植與置古通用倒植猶倒置耳

上林賦靈圄燕於閒館封禪文靈圉賓於閒館大人賦悉徵靈圉而選之相如文每喜相襲且如子虛上林皆一時奏御之作而既云轡輿又云轉白鹿既云軼野馬又云軼赤電既云捷狡兔又云捷鵕鸃既云掩兔轔鹿又云轔距虛如此類不可勝擧葢本無實事而徒以夸誕之言飾而成之無惑乎語之重字之複也余嘗謂

相如出而漢文衰信矣

淮南王諫伐閩越書云間者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蓋漢時每有恩詔輒賜民爵一級意其時民得自爲賣買也此亦可見漢爵之不足重矣

東方朔傳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如淳曰貧子冬日乃得學書按此注非是據其下云十五學擊劍蓋自十三至十五適三年學書至三年則於文史已足用矣故又學劍也其云三冬猶云三秋耳非必至冬日乃學書也

嚴助傳稱東方朔上俳優畜之唯助與壽王見任用然

漢武起上林苑吾丘壽王成之而諫之者朔也辟戟之言義形於色雖汲直不過焉尙謂其俳優哉其非有先生論曰放鄭聲遠佞人薄賦歛省刑辟然則先生之論皆孔孟之緒言其所欲設施於漢者可知矣史乃稱其專言商鞅韓非豈知朔乎又述楊雄之言謂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噫子雲作大元擬周易法言擬論語可謂純矣晚節不終至有美新之作所謂純者安在哉

史稱張歐爲廷尉未嘗按人王伯厚謂鼂錯之死張叔劾奏安得云不按人哉余亦謂于定國爲廷尉稱無冤民而楊惲之獄定國摭拾口語以爲左驗此亦安得云

無冤也本傳不書爲之諱耳然其實不可掩也若張釋之者豈不賢哉

陳萬年傳萬年召咸教戒於牀下咸睡頭觸屏風萬年怒咸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兒諂也然陳咸後以久滯郡守賂遺陳湯入爲少府與其父傾家賂許史何異觀其初心矣況所至以殺伐立威死者歲數百千人固不如乃翁之廉平也

鼂錯之父呼錯爲公霍去病之父見去病稱臣皆漢世風俗之陋也太公之於高祖有以先之矣

傅介子之誅樓蘭王誘以金帛醉而刺之以堂堂之漢

而行荆軻聶政之事甚爲中國羞不如常惠之責寵玆段會宗之誅番丘遠矣況以比甘陳乎謂之立功異域吾不信也

漢人重舉主實爲座主門生之濫觴雖其意良厚然而私也王駿傳光祿勳匡衡舉駿有專對才後駿爲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此則不媿古之遺直後世若張陵之於梁冀
𨻶詵之於崔洪榮毗之於楊素皆伸公憲以報私恩君子人與

貢禹傳三工官費五千萬師古注謂少府之屬官是也如淳曰地理志河内懷蜀郡成都廣漢皆有工官此說

非是考地理志工官凡九河南郡也潁川郡也太山郡也廣漢郡也河內郡之懷也蜀郡之成都也南陽郡之宛也濟南郡之東平陵也太山郡之奉高也安得云三工官乎師古糾之亦未及此

彭宣傳遷廷尉以王國人出爲太原太守李奇注曰初漢制王國人不得在京師按兩龔傳勝三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衛是漢固有王國人不得在京師之制然以他傳考之爰盎楚人枚乘嚴助朱買臣吳人韓安國梁人主父偃齊人又鹽鐵論魯國萬生之徒咸集闕廷漢世王國人之在京師者多矣然則此制當起於元成

問彭宣所以仕至廷尉而復出也李奇之注未覈
王貢兩龔鮑傳首列鄭子真嚴君平而末附薛方郇越
郇相郭欽蔣詡栗融禽慶蘇章曹竟諸人表章清節勝
太史公之傳游俠多矣惟紀逡及郎林唐遵並仕莽朝
而亦廁其間未免失荃茅之辨按唐林當哀帝之初已
爲尚書令頗持正論見傳喜傳晚節不終惜哉
衞青傳民母服虔曰嫡母也師古曰言鄭季正妻本在
編戶之間以別於公主家也丙吉傳宮婢則令民夫上
書自陳有阿保之功師古曰謂未爲宮婢時有舊夫見
在俗間者愚按民母民夫語意正同服虔所解未得古

人之旨

眭孟因大石自立僵柳復起使友人內官長賜上言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帝宜求索賢人禪以帝位此眞妄人也其後王莽曹丕先後篡逆皆言漢承堯後宜有禪代未必非此等議論啓之以訞言誅死宜矣宣帝興自民間乃官其子甚無謂也

李尋傳政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卬孟康曰天文志云縣土炭也以鐵易土耳先冬夏至縣鐵炭於衡各一端令適停冬陽氣至炭卬而鐵低夏陰氣至炭低而鐵卬愚按燥溼之氣炭受之而鐵不受故足以驗陰陽若土

則亦能受燥溼之氣與炭不異恐低則俱低卬則俱卬不足驗也然則以鐵易土固勝之矣

殷太史執簡爭紂當立而紂亡國伍子胥以死爭於闔閭立夫差而夫差以滅漢史丹伏青蒲爭太子不當廢太子立是爲成帝而王氏之盛自此始遂以篡漢諸君子所議非不正而天之亡人國豈意計所能料哉

衛青霍去病名見佞幸傳而得入列傳者以有軍功也張湯杜周名見酷吏傳而得入列傳者以有賢子也周仁之名亦見佞幸傳而得與雋不疑張歐同爲一傳幾於韓非老子矣若楊僕因爲御史督關中盜賊治放尹

齊故史列之酷吏然考其生平以南越功封侯又破東越其後以朝鮮事失爵與郅都之徒專以殘酷見者不同似宜入列傳也

蘇建傳不過數語而附其子蘇武傳甚詳竊謂當立蘇武傳而父建附見其首若唐書劉全諒傳不過數語而附其父劉客奴傳甚詳則當立劉客奴傳而子全諒附見其末凡此皆史家體例之可議者也

太史公茸以蠶室張安世傳兄賀下蠶室西域傳樓蘭王質子坐漢法下蠶室外戚傳許皇后父廣漢下蠶室蠶室之義注家所說皆未明按咸宣傳闌入上林中蠶

室然則蠶室乃上林中室也

古諸侯皆有史秦漢以降無聞焉然考之漢書何並爲潁川太守見紀潁川名次黃霸見本傳王閎爲牧守所至見紀見董賢傳是則漢時郡國必有記註亦史之遺也

匈奴傳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應劭曰本漢將築此城將亡其妻率餘衆完保之因以爲名然則晉朱序母築城號夫人城亦有所本世傳范夫人事疑即范夫人事而傳者失其實也

古婦人不以名行而漢書所載婦人之名甚衆如衛青

傳衞媪長女君儒次女少兒次女子夫張安世傳女孫敬霍光傳夫人顯女成君義縱傳姊姁陳遵傳陳遂妻君甯又寡婦左阿君此類不可勝數外戚傳女醫湻于衍字少夫并以字行矣成帝所幸曹宮亦稱偉能或亦其字乎他若元帝宮人有王昭君而廣陵厲王胥所幸八子又有郭昭君東方朔小妻名細君而江都王建女亦名細君史書僻處人所忽略因記於此

西王母見於山海經汲冢周書史記亦有造父御穆王西巡守見西王母之事按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然西王母之所在迄無知之者漢書西域傳

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故漢世相承皆以西王母爲女仙人相如大人賦吾乃今日見西王母暠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爲之使楊雄甘泉賦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卻虙妃此可見漢人皆以西王母爲女仙也故哀帝時民間相傳行西王母籌而王莽作大誥曰太皇太后配元生成與我天下之符遂獲西王母之應則莽託之爲符命矣至大宛傳宛人斬其王母寡首獻馬三千匹李廣利傳宛貴人謀曰王毋寡匿善馬殺漢使令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此自謂大宛之王名毋寡者陳湯傳

又作母鼓與西王母初不相涉世儒強作曉事輒曰西王母西方國名漢時嘗得西王母之頭豈不謬哉

孝昭帝紀帝姊鄂邑公主爲長公主師古曰帝之姊妹則稱長公主然漢世稱長公主者非必帝之姊妹也外戚傳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男最長立爲太子女爲長公主是時文帝在而已云長公主是女亦可云長公主非必姊妹也蓋別之長者爲太子女之長者爲長公主曰太曰長其義一也古大太同字僖八年左氏經文禘於太廟正義曰太廟廟之大者是太廟卽大廟也司馬相如封禪書以登介丘注云介大也丘山

也言周以白魚爲瑞登太山封禪是太山即大山也以是推之太子即大子也外太子之義而長公主之義亦明矣

王氏五侯之初起也起土山漸臺百姓歌之曰土山漸臺西白虎及王莽之敗也死於漸臺地雖異名則同焉又王莽即眞拜甄豐爲更始將軍遣五威將班符命於天下有曰海內更始及劉聖公起以更始建元此與魏起安世殿而晉武帝字安世後周華嶽頌有曰會一區寓納之仁壽而隋文帝立改元仁壽事正相類皆幾之先見者也

王莽一庸妄子耳其矯誣之詞淺亂之政班固乃備載無遺陋矣魏之劉漢也其臣下勸進稱述功德援引符命見於裴松之注者幾萬餘言而陳壽作三國志削而不書其見高於班固

漢興惟韋平父子至宰相後世頌宰輔者輒引爲美談愚按平當子晏仕至大司徒而莽之篡也曾不能死其位反爲莽太傅又分陝爲左相此豈特莽大夫已哉漢書不爲立傳蓋削之也平氏父子非令典世但習而不察耳

張竦字伯松見陳遵傳史稱其廉謹自守然竦爲陳崇

作奏頌莽功德凡千餘言又爲劉嘉作奏言安衆侯崇進不跬步退伏其殃百歲之母孩提之子同時斷斬懸頭竿杪珠珥在耳首飾猶存𢡟何言之忍哉韓退之元和聖德詩婉婉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盩以施之劉闢讀者猶病之竦之言不亦喪心病狂之甚哉其悖逆如此何以爲廉謹自守也又曰捬其頸衝其匈叉其軀切其肌摋其門仆其墻夷其屋焚其器是亦四其御史矣張京兆乃有此孫惜哉世人徒於陳遵傳見之幾以爲禮法之士亦未一考王莽傳也

古列國之史皆名史記故太史公之書亦因其名至班

固之史名之曰漢書是直欲追配唐虞三代之書也又叙傳以諸帝紀爲春秋考紀則又將續獲麟之筆矣其著述之意可爲盛哉文中子作元經以擬春秋遂蹈吳越僭王之罪此後世之刻論古人無是也

荀悅漢紀改紀表志傳爲編年與漢書小有異同處要皆不及班書日知錄采其一二事今細核之亦殊不然其一事云杜陵陳遂字長子上微時與遊戲博奕數負遂上即位稍見進用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重可以償遂博負矣妻君甯時在旁知狀遂乃上書謝恩曰事在元平元年赦前其見厚如

此漢書以負遂爲負進又曰可以償博進矣進乃悼皇考之名宣帝不應用之荀紀爲長今按漢書陳遵傳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謂博所賭也解在高紀一說進勝也帝博而勝故遂有所負此二說所進字不同而要之遂負帝也非帝負遂也故璽書云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甯時在旁知狀蓋戲爲索債之辭故引君甯爲證見非空言也遂謝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明其已更赦令雖有宿負當蒙恩免也荀紀乃云帝數負遂此與漢書正相矛盾夫遂負帝則可引赦令以自解帝

負遂而遂引赦令辨之則失尊卑之分矣此事仍以漢書爲長若進字犯史皇孫諱則師古已釋之矣又一事曰元康三年三月詔曰骨肉之親放而不誅漢書作粲而不殊文義難曉荀紀爲長拔昌邑王傳作析而不殊師古曰析分也殊絕也此注甚明蓋謂骨肉之親雖至分析不當殊絕宜紀粲字顧氏謂當作粲據說文粲散之義則粲與析義可相通而粲字之誤無疑荀紀作放而不誅其義又別夫既云放而不誅則雖免誅夷猶當流放下乃云其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文義不屬矣此事亦仍以漢書爲長但粲當爲粲則誠如顧氏說不

可不知耳

湖樓筆談四